

唐宋时期的“蜡面茶”考略

周建刚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蜡面茶”是唐宋时期的名贵茶品，在制作过程中加入香料膏油，印制成饼，光润如蜡，故得名“蜡面茶”。“蜡面茶”制作起于唐代，文献中最早记载的“蜡面茶”是湖南的“灏湖茶”。南唐中后期至宋代，以福建建州茶为原料制作“蜡面茶”，北宋时制作工艺达到顶峰。“蜡面茶”主要作为贡品进贡皇室，由皇帝颁赐给朝臣，有时也作为礼物赠送邻国，民间罕见。据文献记载，“蜡面茶”除作为饮品，还有医用和制香两种使用途径。从唐末到元代，文人诗词对“蜡面茶”多有题咏，反映了“蜡面茶”的广泛社会影响。

关键词：蜡面茶；灏湖茶；建茶；唐宋时期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3)01-0055-06

Wax-faced tea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ZHOU Jian-g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Wax-faced tea was a precious tea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was named after its production process which made the cake tea smooth as waxes by adding perfume. The production of wax-faced tea started from Tang dynasty, the first recorded wax-faced tea was Yonghu tea in Hunan province. From mid-late South-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Jianzhou tea in Fujian province was taken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 for the production of wax-faced tea and reached its pinnacle in North-Song dynasty. Wax-faced tea was mainly tribute to royal family, then bestowed to ministers by emperor himself, sometimes gifted to neighbor countries. In any circumstance it was rarely seen by ordinary people.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wax-faced tea was used for medicine and incense as well as drinks. From late Ta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poetry always took wax-faced tea as themes, which reflects its extensive social influence.

Key words: wax-faced tea; Yonghu tea; Jianzhou tea;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唐宋时社会饮茶风气极盛，茶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日常必需品。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蜡面茶”这一名称频繁出现，由唐至宋元时期，始终作为名贵茶品而为文人雅士所称道。关于“蜡面茶”的研究，台湾学者刘淑芬在《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中略有涉及，但并没有充分讨论。今据所见历史文献，尝试对唐宋时期“蜡面茶”的形成发展、用途流向、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一、唐宋蜡面茶的形成发展

“蜡面茶”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早期主

要作为贡品进奉宫廷，后期民间也有少量流通，但一直作为一种名贵茶品供帝王将相、文人学士等社会上层人士享用，民间比较罕见。“蜡面茶”之得名并非得之产地，而是缘于它的制作工艺。唐宋时期的茶叶生产制作，主要是通过蒸青、压榨、烘焙制作的饼茶。这种茶有时又称为“研膏茶”，所谓“研膏”，指的是在制作中通过压榨而去其“茶膏”。“蜡面茶”则比“研膏茶”更进一步，需要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名贵的香料膏油，印制成饼茶后光润如蜡，煎点时则有“乳泛汤面，与镕蜡相似”，故而得名“蜡面茶”。

“蜡面茶”的得名和制作方法，有两条文献可以征引。一是关于“蜡面茶”之名。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中说：“蜡茶，建茶名。蜡茶为其乳泛汤面，与镕蜡相似，故名蜡面茶也。杨文公《谈苑》曰：

收稿日期：2013-02-02

作者简介：周建刚(1971—)，男，江苏苏州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

‘江左方有蜡面之号’，是也。今人多书蜡为腊，云取先春为义，失其本矣。”^{[1]243}二是关于“蜡面茶”的工艺。元人王祯则说：“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齐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润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异。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2]403}

这两条文献虽然分别出于宋、元时期，但“蜡面茶”之名并非起于宋元，因为其在唐人文献中就屡见不鲜。清代的《续茶经》中有一条记载：

“杨文公《谈苑》：‘蜡茶出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江左近日方有蜡面之号。’丁谓《北苑茶录》曰：‘创造之始，莫有知者，质之三馆检讨杜镐，亦曰：在江左日，始记有研膏茶。’欧阳修《归田录》亦云出福建，不言所起。按唐氏诸家说中往往有蜡面茶之语，则是自唐有之也。”^{[3]755}

“蜡面茶”一词，宋人已不太清楚源自何处，实际上唐末五代的文献中记载很多，且产地也不限于福建。如唐末五代的湖南僧人齐己有《谢澠湖茶》诗云：

“澠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若有新春者，西来信勿忘。”^{[4]346}

齐己所说的“澠湖茶”是唐代湖南岳阳出产的一种名茶。李肇《唐国史补》云：“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澠湖之含膏。”^{[5]60}又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澠湖者。’”^{[5]66}由此可见，湖南的“澠湖茶”在唐代时颇为知名，并曾经远销到吐蕃。此外，《岳阳风土记》也记载说：“澠湖诸山旧出茶，谓之澠湖茶。李肇所谓‘岳州澠湖之含膏’是也。唐人极重之，见於篇什。今人不甚种植，惟白鹤僧园有千余本。土地颇类北苑所出茶，一岁不过一二十两，土人谓之白鹤茶，味极甘香，非他处草茶可比，并茶园地色亦相类，但土人不甚植尔。”^{[6]10}

“澠湖茶”在唐代时是贡茶，并且采用了“蜡面茶”的制作工艺，这由齐己的“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一语可知。“澠湖茶”在唐代时颇为知名，故《岳阳风土记》说“唐人极重之，见於篇什”。但宋代以后，“澠湖茶”种植不多，仅有惟白鹤僧园有千余本，当地人谓之“白鹤茶”，但仍然“味极甘香，非他处草茶可比”。宋代时“澠湖茶”之所以逐渐不为人所知，一个重要原因是“建茶”的兴起。“建茶”产于福建建州，唐德宗贞元年间，“常袞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膏茶。其后稍为饼样，贯其中，故谓之一串。”^{[7]467}但唐代时宫廷所重为“阳羨茶”，有“天子须尝阳羨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之说，故建州的“研膏茶”虽已出现，但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五代时期，南唐据有建州，才正式以建州茶取代阳羨茶作为宫廷用茶。宋代所见的“蜡面茶”就基本都是建州出产，故《演繁露》说“蜡茶”为“建茶”之名，实际上这只是就宋代以后而言，唐代的“蜡面茶”并非仅有“建茶”一种，湖南的“澠湖茶”也是“蜡面茶”。五代时期，湖南军阀马希范在后晋天福六年冬十月，还曾经“遣使贡诸色香药、蜡面含膏茶于晋”。^{[8]954}

五代时期，福建“蜡面茶”已经广为人知，逐步取代了唐代“阳羨茶”的地位。《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记载，“是时，国人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8]1330}这是文献中以香料制茶的最早记载。五代闽国诗人徐寅的《尚书惠蜡面茶》一诗中也说“金槽和碾沉香末”，说明这一时期福建所制蜡面茶中已普遍加入香料。南唐中宗保大三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丁亥，克建州，执闽主王延政归金陵，拜羽林大将军，升建州为永安军。”至此建州为南唐所有。次年二月，南唐“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腊茶之贡。始罢贡阳羨茶。”^{[8]210}阳羨茶在唐代一直作为宫廷的主要贡品茶，南唐时犹沿袭这一制度，至此由于以福建建州蜡茶入贡，才正式取消进贡阳羨茶。自此以后，阳羨茶的地位一落千丈，“自建茶入贡，阳羨不复研膏，只谓之草茶而已。”^{[9]191}

南唐所制的“的乳茶”，号曰“京挺”，其后北宋又相继制造了“石乳”、“白乳”等品种。明人王

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说：“唐茶不重建，以建未有奇产也。至南唐，初造研膏，继造蜡面，既又佳者号曰京挺。宋初置龙凤模，号石乳，又有的乳、白乳，而蜡面斯下矣。”^{[10]777}这是说南唐最初在建州北苑所造的是不加香料的“研膏茶”，其后才制造加入香料膏油的“蜡面茶”，“蜡面茶”的佳品号称“京挺”。其后北宋王朝在南唐建州茶的基础上又制作了“石乳”、“的乳”、“白乳”等新品茶，由此“蜡面茶”反而成了下品。王世贞的这一说法并不十分确切，实际上南唐所造的“京挺”、北宋所造的“石乳”、“的乳”、“白乳”等茶都是蜡面茶的不同品种，只是由于供应御用的缘故，在工艺、选材上精益求精而已。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薰陆即乳香也，本名薰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镕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11]270}

有宋一代，在茶品制作上可谓穷极工巧，有所谓“北苑贡茶”，沿袭五代时闽国、南唐的制度，以福建建州出产的茶叶为原料，在加工上精益求精，其工艺之精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北宋一代由建州出产的“北苑贡茶”除了初期的“石乳”、“的乳”、“白乳”等品种以外，宋真宗咸平年间，由丁谓创制“龙凤团茶”，仁宗庆历年间又由蔡襄创制“小龙团”，神宗时创“密云龙”，哲宗时又造“瑞云翔龙”，徽宗时则有“龙团胜雪”。这类贡茶名称各异，但实际上都是蜡面茶。宋人笔记《南窗记谈》中说：“唐人所饮不过草茶，但以旗枪为贵，多取之阳羨，犹未有所谓腊茶者。今建州岁造，日新岁异，其品之精绝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豪贵竞市以相夸也。”^{[12]241}当时人得到一饼建州蜡茶，甚至珍藏不肯饮用，如宋初诗人王禹偁以近臣而受赐“龙凤茶”，即“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13]69}建州蜡茶由于是皇室御用，因而身价倍增，“戚里贵近，丐赐尤繁”，有时候甚至因分配不均而使皇室不胜其扰，神宗时“宣仁(太后)一日慨叹曰：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来道我要密云龙，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意智！”但此语一出，“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14]154}由此可见建州蜡茶在当时社会的

影响力之大。

二、唐宋蜡面茶的流向与用途

蜡面茶作为一种名贵茶品，在唐宋时期主要供皇室御用。“蜡面茶”的进贡至少在唐末已经开始。唐哀帝天祐二年，“丙申，勅：‘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於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荇，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蜡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15]797}唐末宦官多出生于福建，因个人嗜好，将福建特产“橄榄子”和“蜡茶”都定为贡品，哀帝的这道诏书明令停止进贡橄榄子，但保留蜡茶的进贡。这说明当时的福建产蜡茶已非常知名，并且进入了宫廷。

蜡面茶既成为贡品，则皇帝有时也以“蜡面茶”与一些珍贵药物一起赐予臣僚，合称为“赐茶药”。《能改斋漫录》载：“予按，五代史：‘当后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中书门下奏：朝臣时有乞假覲省者，欲量赐茶药。奉敕宜依者，各令据官品等第指挥，文班自左右常侍、谏议、给、舍下至侍郎，宜各赐蜀茶三斤、蜡面茶二斤、草豆蔻一百枚，肉豆蔻一百枚，青木香二片，以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蜡面为上供，自唐末已然矣。第龙凤之制，至本朝有加焉。”^{[7]467}

宋代时以蜡面茶赐臣僚更为普遍。范祖禹为翰林时曾为皇帝草拟大量诏书赐臣僚“茶药”，其中有些明确说到赐予的是“腊(蜡)面茶”，如有一道敕书说：“敕：吴靖方因山修祔，复土告成。乃眷臣工，服劳夙夜，特加颁赉，以示恩私。今差使臣沿路赐汝腊面茶七斤，缚子茶七斤，药物一银合，合重三十两。至可领也。”^{[16]366}此外，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仁宗景祐元年夏四月，还曾以蜡面茶赐予“三路缘边部署、鈐辖、将校”。^{[17]2673}

宋代时的蜡茶除了皇帝御用、赐予臣僚以外，还有一部分是作为礼物赠送给辽、金、西夏以及海外的高丽诸国。《金史·高德基传》记载，金世宗大定十年左右，高德基为祝贺宋孝宗的生日而出使南宋，宋人在常礼外附进蜡茶三千胯，高德基以其“不亲封署”而却之。由此可知蜡茶是当时南宋和金国相互交流的重要物资之一。此外，当时的高丽人也通过宋王朝颁赐、商贩贸易等各种途径得到

中国蜡茶,并形成饮茶风气。北宋宣和六年,奉义郎徐兢奉使高丽,撰写《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中提到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18]65}

“蜡面茶”除了作为饮品以外,还有医用、制香两种使用途径。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称:“予在扬州,一日,独游石塔寺,访一高僧。坐小室中,僧于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许,炷之。觉香韵不凡,与诸香异,似道家婴香,而清烈过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韩魏公喜焚此香。’乃传其法:用黑角沉半两,郁金香一钱,一字麸炒丁香一分,上等腊茶一分,碾细分作两处,麝香当门子,一字右先点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渍之。次屑三物入之。以余茶和半盏许,令众香蒸过,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窖一月。”^{[19]75}张邦基遇到的高僧从北宋名臣韩琦那里学来的“魏公香”,其制作方法除了用黑角沉、郁金香等各种香料之外,还要用“上等腊茶”。“蜡茶”中本和有香料膏油,以之制香,可谓相得益彰,难怪“魏公香”香韵不凡。

“蜡面茶”在宋代时还经常作为医用。宋初名医初虞世认为它有解毒作用,《普济方》等医书中也记录了许多以“蜡茶”入药的医方。关于蜡茶的医用效果,当时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了以下两个例子:

“先君尝施喘药。盖用麻黄三两,不去根节,汤浴过。诃子二两,去核用肉,二味为粗末。每服三大匕,水二钱,煎减一半,入腊茶一钱,再煎作八分,热服,无不验者。后于彭子寿侍郎传一方,用新罗参一两,作细末,以生鸡子青和为丸,如梧子大,阴干。每服百粒,温腊茶清下,一服立止。”^{[20]49}

“曾鲁公七十余,苦痢疾。乡人陈应之用水梅花、腊茶,服之遂愈。子孝宽言:其父异其术,亲记一小册子后。”^{[21]105}

三、唐宋蜡面茶的文人题咏与社会影响

唐宋时期的茶文化极为兴盛,出现了很多专门著作,如陆羽的《茶经》、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等。除此以外,唐宋文人还有大量诗词涉及到“茶”,后人称之为“茶诗”、“茶词”。这些“茶诗”、“茶词”用文学形式描绘了当

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茶习俗,以及茶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唐宋“茶诗”、“茶词”中题咏“蜡面茶”的并不多见,这也反映出当时“蜡面茶”的珍贵和不多见。据笔者初步统计,唐宋诗词中涉及“蜡面茶”的主要有如下一些内容。

最早题咏“蜡面茶”的是唐末五代诗僧齐己。齐己有《白莲集》传世,其中有“茶诗”二十一首,专门谈到“蜡面茶”是《谢澹湖茶》一诗。澹湖茶是唐代贡茶,曾远销吐蕃,由齐己所说的“澹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一语来看,这应当是一种“蜡面茶”。宋代以后的文献记载的“蜡面茶”都出自福建,也就是所谓的“建茶”。澹湖茶乃是至今在文献中所见的唯一的非福建出产的“蜡面茶”。

唐末五代时的福建诗人徐寅有《尚书惠蜡面茶》诗云:“武彝春暖月初圆,采得新芽献地仙。飞鹤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22]302}徐寅,字昭梦,号钓矶,泉州莆田人。曾游大梁,谒见梁王朱全忠,献《过大梁赋》。后归闽中,闽王王审知辟为掌书记。徐寅有《徐正字诗赋》二卷传世,存诗368首,数量之多,为五代时福建诗人之冠。徐寅的《尚书惠蜡面茶》一诗对“蜡面茶”的采摘、印制、煎点饮用以及茶具、泉水都有细致的描写,是目前所见最早题咏福建产“蜡面茶”的诗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徐寅所说的“蜡面茶”是武夷山茶,与后来建州产的“蜡面茶”尚有区别。

北宋云门宗僧人重显有《谢鲍学士惠腊茶》云:“丛卉乘春独让灵,建溪从此振家声。使君分赐深深意,曾涤禅曹万虑清。”^{[23]670}重显,字隐之,俗姓李氏。因居明州雪窦山,人称“雪窦重显”,朝廷赐号“明觉大师”。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卒于宋仁宗皇祐四年。重显擅长诗文,有《祖英集》二卷。重显所作的“茶诗”有《谢鲍学士惠腊茶》、《谢郎给事送建茗》、《送山茶上知府郎给事》等。从重显的诗中来看,他与当时的官僚文人往来频繁,互相以各种茶品馈赠,如他送给郎给事的是“山茶”,郎给事、鲍学士送给他的则是比较名贵的“建茗”、“腊茶”。这里所说的“腊茶”即“蜡面茶”,此茶出自

建州，故云“建溪从此振家声”。北宋时的建州蜡面茶主要用于进贡宫廷，鲍学士可能也是得到皇帝赏赐而转赠给重显，因此重显称“使君分赐深深意”，可见“蜡面茶”在当时还是比较少见的。

北宋文人李廌的《杨元忠和叶秘校腊茶诗相率偕赋》则说：“风驾已驰供御品，霜郊未卷喊山旗。七闽地产犹为宝，两府官高故不遗。须藉水帘泉胜乳，也容双井白过磁。东堂退食公宫晚，金鼎新烹欲沁脾。”^{[24]756}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济南先生、太华逸民，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有《济南集》传世。李廌的这首“茶诗”对北宋“蜡面茶”的生产、用途、品质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蜡面茶”在当时出自福建建州，即所谓“北苑贡茶”，故有“七闽地产犹为宝”之说。当时的习俗是每逢采茶必聚众击鼓呐喊，谓之“喊山”，故云“霜郊未卷喊山旗”。“蜡面茶”在北宋主要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皇帝有时也赐给宰相、枢密使等“两府”大臣，诗中的“风驾已驰供御品”、“两府官高故不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蜡面茶”既然如此珍贵难得，普通民众当然难得一见，只有供宰相、枢密使等高官在公余“退食”之后，以“金鼎”烹煮而享用了。实际上由于这种贡茶极为稀少，一般士大夫也很难得到，因此北宋时普通士人多饮用“草茶”。李廌诗中提到的“双井”就是一种著名的草茶，产自江西洪州，名为“双井白芽”，欧阳修在《归田录》中称之为“草茶第一”。

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有《浪淘沙》词云：“叠嶂碧周遮，游子思家，掩藏白发赖乌纱。落日倚楼千万恨，社鼓城笳。老去淡生涯，虚掷年华，腊茶风味太清些。待得痴儿公事毕，谢了梅花。”^{[25]206}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南宋后期著名词人，风格与辛弃疾相似，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刘克庄的这首《浪淘沙》并非专门咏蜡茶，而是借“腊茶风味太清些”抒发自己虚掷年华、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深深遗憾之情。刘克庄是福建人，南宋时的“蜡面茶”仍然产自福建，虽已不如北宋初期那样珍贵，但在士大夫群体中依然十分流行。

自唐代以来，福建的地方特产除建州蜡茶以外，还有橄榄也比较知名。唐末宦官多为闽人，因

此宫廷中一度将福建蜡茶和橄榄列为贡品，以满足那些福建籍宦官的口腹之欲。直到唐哀帝天祐二年，宦官集团在权力斗争中失势，才下令停止进贡福建橄榄。由于蜡茶和橄榄均产自福建，因此也有人在烹煮蜡茶时加入橄榄。这一习俗在元人侯克中和郝经的两首诗中有所反映。

元代文人侯克中的《自警》诗云：“潢潦无源起怒涛，镜中妍丑岂能逃。苟无远虑休非孟，纵有清材莫和陶。细碾腊茶烹橄榄，浅斟春酒泛蒲萄。几时坐对绿山月，两袖天风醉碧桃。”^{[26]488}侯克中，字正卿，号良斋，真定人，有《良斋诗集》十四卷传世。侯克中的《自警》诗中提到“细碾腊茶烹橄榄，浅斟春酒泛蒲萄”，说明元代时的“蜡面茶”和葡萄酒均已成为文人的日常生活消费品。

此外还有元代文人郝经的《橄榄》诗云：“半青来子味难夸，宜著山僧点蜡茶。若是党家金帐底，只将金橘送流霞。”^{[27]155}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人。出身儒学世家，曾为忽必烈出使南宋，被囚囚十六年，后获释归北方而死。有《陵川文集》、《续后汉书》等著作传世。郝经此诗是题咏“橄榄”，但却提到这种色青味美的橄榄“宜著山僧点蜡茶”，说明当时普遍存在将橄榄与蜡茶同煮的习俗。“若是党家金帐底，只将金橘送流霞”一联则涉及到北宋初年的一则饮茶典故。胡仔《茗溪渔隐丛话》云：“世传陶谷买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团茶，谓妓曰：党家应不识此。妓曰：彼粗人安有此景，但能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儿酒耳！陶愧其言。”^{[28]25}此故事在元代广为流传，后来昆曲中有《党太尉赏雪》一出。郝经引用这则典故，是表示用蜡茶烹煮橄榄的风味清雅高洁，远胜于党太尉(党进)“销金帐”的庸俗富丽。郝经是北方人，他所品尝到的蜡茶和橄榄都是南方物产，此诗当为他被囚于南宋时所作。

蜡面茶在宋代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见于文人诗词，甚至朱熹这样的理学家也有评论。宋代理学家大都有禁欲主义的一面，往往不太在意日常生活中的享受，如程颐就公然声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但朱熹与程颐相反，他不但对茶颇有品鉴，而且将其与理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朱子语类》中云：“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

如伯夷叔齐。又曰：《南轩集》云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29][3294]}朱熹的好友张栻认为“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蜡茶）则如同台阁胜士。这一看法是从茶的外在等级地位着眼进行评判，因“草茶”流行于民间，“腊茶”（蜡茶）盛行于朝堂，故一似“草泽高人”，一似“台阁胜士”。朱熹认为这种说法“俗了建茶”，因为从茶的内在品质而言，建州蜡茶具有君子的中庸之德、中和之性，而江茶（草茶）则如同贤人伯夷、叔齐那样有所偏至。朱熹是福建人，应该深知建州蜡茶的品质，他以理学家的身份对宋代蜡茶进行品鉴，赞美蜡茶具有“中庸之德”，这是历史上对于蜡茶的最高评价，也是宋代茶文化史上的一则有趣佳话。

注释：

- ① 《金史·高德基传》云：“为宋主生日使。及还，宋人礼物外附进腊茶三千胯，不亲封署。德基曰：‘侄献叔，而不署，是无名之物也。’却之。”见《金史》（第六册）卷九十，第1996页，中华书局。
- ② 宋人庄绰《鸡肋编》载：“初虞世《必用方》载官片大腊茶与白矾二物解百毒，以为奇绝。”见（宋）庄绰：《鸡肋编》卷上，第25页。中华书局，1983年。案初虞世为宋初名医，《文献通考》记其有《养生必用方》十六卷。
- ③ 朱熹《程伊川年谱》载：“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啜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竟不往。”见《二程集》第343页，中华书局，1981年。

参考文献：

- [1] 程大昌.演繁露[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 王 祯.农书[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0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 陆廷灿.续茶经[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4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4] 齐 己.白莲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4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5] 李 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 [6] 范致明.岳阳风土记[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 [7] 吴 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
- [8] 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阮 阅.诗话总龟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10]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
- [11] 胡道静.新校正梦溪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2] 佚 名.南窗记谈[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3] 王禹偁.小畜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4] 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5] 刘 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 范祖禹.范太史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7] 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8] 徐 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 [19] 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0] 刘昌诗.芦浦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1] 刘延世.孙公谈圃[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7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2] 徐 寅.徐正字诗赋[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4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3] 释重显.祖英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1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4] 李 廌.济南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5] 刘克庄.后村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6] 侯克中.艮斋诗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7] 郝 经.陵川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8] 胡 仔.茗溪渔隐丛话前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9]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曾凡盛